

大侦探 **SHERLOCK HOLMES** 福尔摩斯

*THE VALLEY
OF FEAR*

6

恐怖谷

(英) 柯南·道尔◎著 李会丹◎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大侦探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

6

恐怖谷

(英) 柯南·道尔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恐怖谷 / (英)柯南道尔(Conan Doyle, A.)
著;李会丹译. —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8
(大侦探福尔摩斯)
ISBN 978-7-222-06683-0

I. ①恐… II. ①柯… ②李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67806 号

恐怖谷

作 者: [英] 柯南·道尔
译 者: 李会丹
责任编辑: 朱海涛 玉波狄
特约监制: 刘杰辉 李 强
策划编辑: 木 木
装帧设计: 怡风轩·雷雨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政编码: 650034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: 5.5
字 数: 180 千字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: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6683-0
定 价: 18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

目 录

COWDEN'S

第一部分 伯尔斯通的悲剧

- 一 警告 3
- 二 福尔摩斯的谈话 12
- 三 伯尔斯通的悲剧 21
- 四 黑暗 30
- 五 剧中人 42
- 六 一线光明 55
- 七 谜底 67

第二部分 死酷党

- 一 那个男人 85
- 二 头儿 94
- 三 维尔米萨341分会 111
- 四 恐怖谷 126
- 五 最黑暗的时刻 136
- 六 危机 149
- 七 伯蒂·爱德华的妙计 160
- 八 尾声 170

第一部分

伯尔斯通的悲剧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一 警告

“我却以为……”我说。

福尔摩斯很不耐烦地打断：“每个人都这么说。”

我自认是世界上最具有涵养的一类人，可我得承认，他这样嘲笑似地打断我的话，真让我有点恼火，所以我被激怒了：“福尔摩斯，说真的，你有时真让人受不了。”

他却完全陷入了沉思，没有立刻理会我的抗议。他一只手支着头，面前是一口未动的早餐，他瞪着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那张纸条，然后拿起信封，把它举到灯前，仔细地研究它的外观和封口。

“这是波尔洛克的笔迹，”他沉思着说道，“虽然他的笔迹我只见过两次，但我肯定这字条是波尔洛克写的。这个希腊字母 ε 上端写成花体的特点非常明显。但如果这要真是波尔洛克写的，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。”

与其说他在对我讲，还不如说他在喃喃自语；可是这番话却勾起了我的兴趣，我刚才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“那个波尔洛克是什么人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华生，波尔洛克是个假名，只是一个代号；可是在它背后却是一个诡计多端、难以捉摸的人物。在之前的一封信里，他直言不讳地



告诉我，这不是他的真名，并劝我不必劳神在这座数百万人的大城市中寻找他的踪迹。波尔洛克之所以重要，并不在于他本身，而在于他所结交的那个大人物。试想一下这幅画面吧：与鲨鱼同在的鳐鱼，与狮子为伍的豺狼，所有那些狐假虎威的奸诈之徒的缩影。华生，在我看来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怪物，你还记得那个莫里亚蒂教授吗？”

“那个手段高超的著名罪犯，在贼党中的名声犹如……”

“华生，你在胡说！”福尔摩斯不满地嘟囔着。

“我正要说，但在公众的视野里是看不到的。”

“妙！你真有过人的机灵！”福尔摩斯高声叫起来，“真的，华生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机智、幽默？看来我可要小心提防着点呢。但是把莫里亚蒂称做罪犯，在这个法制社会中，你就是公然诽谤——这就是奥妙之所在！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阴谋家，所有罪行的总策划人，整个邪恶社会的主宰，一个能够左右民族命运的智囊！这就是他的真实写照。然而，他却有办法让普通人对他却毫不怀疑；他从未受到任何指责；他善于处世为人；风度翩翩又不出风头，简直令人钦佩。因此，就凭你刚说的这几句话，他绝对可以把你拖上法庭，罚你一年的薪水来补偿他名誉的损失。他就是《小行星力学》那部书的知名作者。这部书上升到纯数学罕有的高度，据说连行家都是刮目相看，当今科学界还没有能对它进行批判的人。这样的人是你能够抵毁得了的吗？信口雌黄的医生和受人诽谤的教授，这就是你们两人将扮演的角色。他可真是天才呢，华生。但是，一般人也远不是我的对手，看吧，现在我终于有对手了，总之能有所为了。”

“但愿我能亲自观战！”我热诚地欢呼道，“可是，你刚才提到波尔洛克……”

“噢，没错，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，离它连接着的那个中心人物并不远。对我们而言，这一环并非一击即破。就我所能测到的来说，他是这个链条中唯一的薄弱环节。”

“可是，任何链条的强度都是由最薄弱的环节决定的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！我亲爱的华生。因此，波尔洛克这个人非常重要。他还有点起码的正义感，再加上我偶尔暗地里转给他几次 10 英镑钞票的鼓励，他已经有一两次事先给我送来了有价值的消息。之所以说很有价值，不是让我事后去惩办罪犯，而是能让我们防患于未然。我可以肯定，如果手上有密码，我们就会发现这正是那种具有我刚才所说性质的一封信。”

福尔摩斯又把那张纸平铺在空盘子上，我站起来，走到他身后，低下头凑上前看那些古怪的文字，文字排列如下：

534C21312736314172141

道格拉斯 109293537 伯尔斯通

26 伯尔斯通 947171

“福尔摩斯，你从这些文字看出什么来了吗？”

“很明显，这是想传递秘密消息的。”

“可没有解码，密码信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完全没有用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说‘在这种情况下’呢？”

“因为我熟知几种密码，在我的眼中就像看报纸中寻人启事那么容易。那些简单的东西对人的智力来讲，只会让人觉得有趣，还能消除疲劳。但这次就不同了，它显然指的是某本书中某页上的某些词。但不知道是哪本书哪一页，我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出道格拉斯和伯尔斯通两个字呢？”

“说明这本书上没有那两个字。”

“那他怎么不指出是哪本书呢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你是个天生精明的人，而你的朋友都是这么认



为的；凭这一点，你也不可能将密码和信息装在同一个信封里。因为信件一旦投递错误，那你就暴露了。而这样的话只有当两封信都出差错了，才会出乱子。我们的第二封信已经逾时了，如果那封信里没有解释的文字才叫奇怪呢。或者更可能的是查阅这些符号的原书。”

果然不出福尔摩斯所料，过了几分钟小听差毕利给我们送来那封期待的信。

福尔摩斯边拆信封边说：“笔迹是相同的。”他打开那华丽的信封，补充说，“还有亲笔签名呢。喂，华生，我们就要找到答案了。”可是他看完信的内容以后，双眉紧锁起来，脸上阴云密布。

“哎呀，这可太使人失望啦！华生，我担心我们的期待要成泡影了。但愿那个波尔洛克不会有危险。”

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：

我不想再插手这件事了。这太危险了，他怀疑我了。我看得出来他是怀疑我了。就在我写完通信地址，打算把密码索引送给你时，他意外地出现了。幸亏我当场掩饰过去，要是他看到的话，肯定会宰了我。但我从他目光里看出了怀疑，请你把上次寄去的密码条烧了吧，现在它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

弗莱德·波尔洛克

福尔摩斯手里绞着这封信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皱着眉头双眼凝视着壁炉中的火光。

“也许这并没有什么。可能他只是做贼心虚，心里有罪恶感在作祟。他自觉是贼党中的叛逆者，所以可能从别人的眼光里看到了谴责的神色。”福尔摩斯终于说道。

“那个人，我猜是莫里亚蒂教授吧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！他们那一伙人，只要提到‘他’，都知道指的是谁。”

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发号施令的‘他’。”

“但他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“哼！这里面可大有文章。当有一个欧洲第一流的智囊在与你作对，而他背后又有各种恶势力为后盾时，他是无所不能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朋友波尔洛克显然是吓破了胆：请你把信纸上的笔迹和信封上的比较一下看。如他所说，信封上的字是那不速之客到来之前写的，所以清晰而有力，可是信纸上的字就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。”

“那他何必写这封信呢？洗手不干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因为他担心那样一来，我就会去追问他，给他带来麻烦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，又拿起原来那张密码信，皱着眉头仔细看着，“当然指望从这么个小纸片上挖出重要情况，这想法也是够疯狂的。而且又没有人有办法去破译它。”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推开他没动过的早餐，点燃了那个烟气冲鼻的烟斗，这是他苦思冥想时的佳侣。

“我看未必如此！”他把身子仰靠在椅背上，凝视着天花板说道，“也许你那马基雅维里（注：意大利政治家、历史学家、作家，主张可以不择手段地达到政治目的）的才智，漏过了一些东西。让我们从纯理性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。这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，这是我们推理的突破口。”

“相当没把握的出发点啊。”

“那么看能否缩小一下范围。当我把思想集中到它上面的时候，这答案就不那么高深莫测了。关于这本书，有什么暗示的线索吗？”

“一无所有。”

“嗯，未必糟到了这个地步。这封密码信开头是534，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大？我们假设534是密码出处的页数。那么这本书就是一本很厚的书了，也就有了第一个线索。关于这本厚书，我们还有什么线索？第二个密码是C2，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华生。”



“当然是说第二章了。”

“也不见得，华生。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理由的：如果已经有了页码，那章节就没什么意义了。再说，假如 534 页还在第二章，那第一章长得让人受不了啦。”

“代表第几栏！”我喊道。

“聪明，华生。你今天真是才华横溢。如果不是栏目的话，那我可就真是误入歧途了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我们假设有一本很厚的书，每页分两栏排印，每一栏都很长，因为信中选用了某栏中的第 293 个字。这就是我们的推理吗？”

“恐怕是的。”

“你太小看自己了，我亲爱的华生。再动动脑筋，再来一次灵感突现：如果不常见，他肯定会送给我一本的。在他的计划遭到破坏之前，书并没有寄给我，只是准备以信件的方式把线索告诉我。这是他信上写的。这就等于说，他一定认为我们会很容易找到这本书。所以，华生，归结起来这是本很普通的书。”

“你说的听起来确实合乎常理。”

“所以我们已经把探讨的范围缩小到一本厚书上了。一本分两栏排版，并且是本常用的书。”

“是《圣经》！”我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。

“好，华生，好！可是，如果你不见怪的话，还不够十分好。就算是自我标榜，我也绝不会想到会是这本书的：在莫里亚蒂之流的案头上，绝不会有《圣经》。此外，《圣经》的版本那么多，很难设想两个版本页码都相同。这本书一定是统一版本的，他可以肯定他书上的 534 页就是我书上的 534 页。”

“可是这种书也太罕见了。”

“一点也不错，我们的出路恰恰就在这里。我们的搜寻范围又缩小到一本大家都会买的，只有一个统一版本的书籍了。”

“是萧伯纳的书！”

“华生，这还是有问题的。萧伯纳用词简约凝练，词汇有限。其词汇很难选择用来传递普通消息。我们还是把萧伯纳的作品忽略吧。同样我看字典也不适合。那么，还有什么书呢？”

“年鉴！”

“太好了，华生！如果你没有猜中，那我就大错特错了！一本年鉴！让我们好好看看韦德克年鉴（注：英国最有名的年鉴）：这本书十分普及，也很厚，每页分两栏排印。它有我们需要的那么多页数，分两栏排印，除了开始那些词汇，后面的词汇都很通俗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”福尔摩斯从写字台上拿起这本书来，“这是第534页，第二栏，上面大篇幅介绍了有关英属印度的贸易、资源的内容。华生，请你把这些字记下来！第13个字是‘马拉塔’，我担心不是个吉兆，第127个字是‘政府’，这有那么点意思了，但跟我和莫里亚蒂教授挨不上边。现在我们再试试看。马拉塔政府做了些什么呢？上帝，下一个字是‘猪鬃’。我的好华生，我们错了，看来得放弃了！”

他这口气像是开玩笑，但是他那紧锁的浓眉却反映了他内心的失望和愤懑。我也无可奈何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盯着炉火。忽然间，福尔摩斯的一声欢呼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。他冲向书柜，抽出一本已经发黄了的书来。

“华生，我们吃了太新潮的亏啦！”他大声说道，“我们走在潮流前端，这可不太妙啊。现在是1月7日，我们用的是新





历书。而波尔洛克很可能是根据一本旧年鉴凑成他那封信的。我相信如果他把那封说明信写完的话，一定能证明这一点。现在我们看看第 534 页都讲了些什么。第 13 个字是‘这’，看来大有希望。第 127 个字是‘有’，连起来是‘这有’，”福尔摩斯激动得两眼放光，在数一个个字时，他那细长的手指因激动不住地颤抖着，“哈哈！是大写字母！华生，把它记下来，‘会有危险—马—上—会—降—临’。然后是‘道格拉斯——有钱——乡村——现在——在——伯尔斯通——庄园——伯尔斯通——确信——紧急’。你看，华生！你觉得纯推理的成果怎么样？如果杂货店有王冠这种东西，我一定叫毕利去买一顶来。”

在福尔摩斯破译密码的同时，我在膝上把它草草地写在一张大页纸上。我紧盯着刚刚记下的奇特信息。

“他这种传信的方法真算得上古怪离奇了。”我说道。

“正相反，他做得非常不错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当你只在一栏的文字里来表达你的意思，你很难指望能找到你所需要的每个词。你得靠收信人的才智去弥补。这封信的意思已经清楚了：有些恶棍正筹划着对付道格拉斯。正如密信所述，他是一个富有的乡村绅士。他确信——他找不到‘确信’这个字，只能找到与它相近的字‘信任’来代替——事情已经万分紧急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成果，难道这不算独具匠心的小小战果吗？”

福尔摩斯好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，即使在他没有达到自己孜孜以求的高标准，但还是会深为一件不错的作品而陶醉。当毕利推开门，把苏格兰场的警长麦克唐纳引进屋来时，他仍在为自己的胜利而抿嘴微笑着。

那还是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的时候，亚历克·麦克唐纳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名声赫赫。他虽然年轻，却深受警探们的信赖，由于成功地办了几件委托于他的案子而初露头角。他身材高大，体形健壮，一看就知道他力大无比；他那巨大的头盖骨和一双深陷而炯炯

有神的眼，更清楚地说明他有敏锐的才智。这种机智就在他那两道浓眉下闪烁出来。他是一个沉默寡言、一丝不苟的人，性格倔强，带有很重的阿伯丁口音。

福尔摩斯曾两次助他一臂之力，使他办案成功，而福尔摩斯本人唯一得到的就是享受了用智力去解决疑难的快乐。因此，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业余同行非常热爱和尊敬，这一点从他每遇难题都虚心坦诚求教于福尔摩斯就看出来了。普通人看不到比他更聪明的人，但是聪明人却能立即辨认出来。麦克唐纳很有才干，他深知向福尔摩斯求援并不辱身份，因为福尔摩斯无论在才能上和经验上，都已经是欧洲顶尖级的。福尔摩斯并不善于交际，但对这位高大的苏格兰人却表现出足够的耐心。见他进来，福尔摩斯露出了笑容。

“你来得真早，麦克先生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希望你运气很好，不过我担心，又发生什么案件了吧？”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想，你所说的‘担心’换成‘希望’会贴近事实。”这个警长会心地微笑着回答，“好，一小口酒就可以驱走清早阴冷的寒气。谢谢你，我不抽烟。我还得赶时间，因为案发后的头几个小时是很珍贵的，这一点，您是最清楚不过的。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

警长突然停下来，非常惊诧地盯着桌上的一页纸。那上面正是我记录下的密码译稿。

“道格拉斯！”他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伯尔斯通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福尔摩斯先生。上帝，这简直是在变魔术了！老天有眼，你是怎么弄到这些名字的？”

“这是华生医生和我两个人偶然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译出来的。怎么，这两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警长目瞪口呆地看看我，又看看福尔摩斯。“正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因为，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昨晚被谋杀了！”



二 福尔摩斯的谈话

这又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，我的朋友就是为这样的时刻而生的。如果说他听到这消息感到吃惊或激动的话，那就有过其实了。尽管他的性格中没有残忍的成分，可是由于长期受职业刺激，他也变得冷漠了。但如果这是代表他情感反应迟钝的话，那是错的，他的思维异常活跃，能明察秋毫。这个简短的消息使我感到恐怖，可是福尔摩斯却丝毫不动声色，他的脸上显得颇为镇静而沉着，倒像是一位化学家在观察超饱和元素在结晶似的。

“不寻常啊！太意外！”他说。

“看来你并不感到吃惊啊！”

“麦克先生，这只不过是引起了我的注意罢了，并不是吃惊。我为什么要吃惊呢？我接到一封匿名信，信上警告我说危险正威胁着某人的生命，还没出一个小时，又听说这危险已成现实，那个人也死了。如你所见，它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可我并不吃惊。”

他把这封信和密码的由来向那警长简略讲了一遍。麦克唐纳双手托腮坐在一边，两道淡色的浓眉纠结成一团。

“今天早晨我本来是要到伯尔斯通去的，”麦克唐纳说，“我就是来问一下你和你的这位朋友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。但是，听你这么

一说，或许留在伦敦结果会更好。”

“我倒不这么认为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真是活见鬼了！福尔摩斯先生，”警长大声喊道，“一两天内，报上就该登满‘伯尔斯通之谜’了。既然在凶杀还没发生以前，就有人在伦敦发出警告，那还称得上神秘吗？我们只要捉住这个人，其余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。”

“很正确，麦克先生，但是 you 怎样才能抓到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呢？”

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那封信翻过来说：“是从坎伯韦尔寄来的——这对我们也没有太大帮助。你说这是个化名，那就无法下手。你不是说你曾给他送过钱么？”

“送过两次。”

“怎么给的？”

“把钱寄到坎伯韦尔邮局。”

“你是否注意查看谁取的钱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警长显出吃惊的样子，而且有些诧异地说：“为什么没有呢？”

“因为我要信守承诺，从一开始我就答应他，不去追查他的行踪。”

“你觉得他背后有人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是你曾提过的那位教授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警长麦克唐纳微微一笑，他向我瞥了一眼，眼皮连连眨动着：“不瞒你说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刑案调查部里，大家都认为你对这位教授有点小偏见。我亲自对他做了一番调查。他像是一位受人尊敬、有学问、有才能人啊！”

“非常高兴你们竟赏识起这位天才来了。”